

戰動運的軍檢

著 綱 爾 羅

行發館書印務商

羅爾綱著

總
軍
的
運
動
戰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

港

◆(33322)

捻軍的運動戰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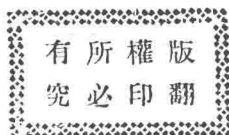
著 者 羅 爾 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自序

今年夏天，我寫完了『湘軍新志』，因為當時找尋史料的關係，對於湘、淮軍與捻軍作戰的戰役，頗有微見，因向陶孟和師請示，打算想要兩三個月的工夫，對捻軍所採的戰略加以研究。蒙陶師允許，並承賜予指導，應該如何去研究這個問題的路子。我跟着這條路子去探索，現在，便寫成這本小冊子。所以此書的得以問世，對於陶師的幫助是非常的感幸的，同時，在工作的當中，並蒙吳半農、湯象龍、梁方仲三位先生的教正，著者也同深感謝！

著者對於軍事知識，本是個門外漢，只因爲覺得軍事藝術史的研究，在中國還是一個待闢的園地。而捻軍所採取的運動戰居然能以弱制強，以劣勢勝優勢，我們研究其成功之道，又彌足以堅我們抗敵必勝的信念。雖然軍事的變化無常，捻軍當年的戰略戰術未必盡適用於今日，但其原則原理今古實在沒有什麼不同的。所以不揣淺陋，寫成此書，以就正於讀者，拋磚引玉，當爲大雅所不

拾軍的運動戰

棄的吧！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國慶日羅爾綱謹序於廣西陽朔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二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一
一	問題的引起	一
二	捻軍爲什麼採取這個戰略	三
第二章	捻軍	一四
第三章	三個戰鬪的綱領	二三
一	以走致敵人	二三
二	專伺機進攻有隙可乘的敵人	二九
三	包圍殲敵	三一
第四章	幾個典型的戰役	三七

一	高莊之役·····	三七
二	羅家集之役·····	四二
三	十字坡之役·····	四五
第五章	失敗·····	五〇

捻軍的運動戰

——關於捻軍戰略的一個研究——

第一章 序論

問題的引起

距今四十九年前，（光緒十五年，西曆一八八九）曾國藩有個幕客叫做王定安，這人在他所著的湘軍記平捻篇裏記有一段與曾國藩的談話說道：

余昔從曾公遊，有詔詢西夷和戰事。公曰：『夷可與戰乎？』余對曰：『可。』公問何恃？對曰：『某不知其何恃，然觀公所部七萬人，皆用西洋槍礮，中國利器無出其右者，而屢挫於捻，捻僅用長

矛二丈，飛騰入陣，槍礮不得再施，知捻之可以勝官軍，則知西夷之可以戰也。『公初疑其辯，已而曰，』子之言是也，勝負在人不在器，然安得二三孟浪不畏死者爲余前驅哉？』

王氏指出捻軍用陋劣的長矛戰勝那用精利的西洋槍礮的湘淮軍，以爲知捻軍的可以勝湘淮軍，則知中國可與西人戰。王氏的話，並不是詭辯，他所指捻軍屢勝湘淮軍的一段戰史，其中實包涵着一個戰略問題。不過，王氏不習兵事，他知捻軍有所恃以致勝，而不知捻軍何所恃以致勝。這原是前代文人的通病，不僅王氏如此，而關於這個問題的提出，他還是最先的一個人。

現在我們要問，捻軍所採的戰略是什麼呢？詳細的分析起來，他是利用那廣大的有利的地理條件，在長的戰線與大的戰區上面，以高度的流動性從事於戰役，與戰鬪上之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這個所謂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其中心點在於一個進攻，外線是說進攻的範圍，速決是說進攻的時間，所以在戰鬪形式上，主要的是集中優勢兵力，採用包圍的戰術以殲滅敵人。他的最終目的在於進攻，然而爲着要獲得執行這種進攻戰的機會，卻常以高度的流動性，即迅速的前進與迅速的後退，迅速的集中與迅速的分散，尤其是以迅速的退走來誘敵人，爲達到這個目的之先決手段。

他不死守據點，也不攻堅攻銳，他通常作戰是當敵人在運動之中，有虛隙可乘的時候，出其不意的施以包圍，故和那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以自固，或作正面打擊，正面突擊，突破以攻敵據點的陣地戰不同。他有一定的戰鬪形式，他是集中優勢的兵力以與敵作殲滅的決戰，故和那別動小隊，不按一定的戰鬪形式，唯隨時隨地給敵人實施擾亂，使之頓挫或消耗其勢力的游擊戰也不同。他所採的戰略，殆近於今人所稱的『運動戰』。因此，我們不妨稱謂這個戰略爲『捻軍的運動戰』。

二 捻軍爲什麼採取這個戰略？

捻軍採用這個戰略，不是偶然的。他是因爲鑒於太平天國戰略的失敗，而特意的要矯正太平天國的錯誤才採取這個戰略的。所以，我們要明白捻軍爲什麼要採取運動戰，便應該對太平軍所採的戰略先加以檢討。

太平軍所採的戰略是什麼？就是陣地戰。他一方軍行所至，輒築壘如城掘濠如川，靠那堅深的

堡壘以自固，一方則以勇往無畏的戰鬪力攻堅陷陣與敵作正面打擊，正面突擊，突破的戰鬪。太平軍在中國戰史上是著名的善戰善守的軍隊，在其初期，跟他作戰的敵軍不過是那衰老的綠營，而且，當時水師號稱萬艘，滿清方面，則無一枝可戰的水師，長江千里，又都爲他所獨佔，故以之攻，則無堅不摧，以之守，則固若金湯。那時候，太平軍是強兵，他能夠攻陷敵人，封鎖敵人，敵人卻奈何他不得，故用陣地戰對他是有利的。長江流域的情形是這樣，長江以外陸路作戰的區域的情形，也是這樣。

這個情勢，到了中期，在長江上游便起了變化。因爲那時候，曾國藩訓練的湘軍水陸兩軍勢力一每天的擴大，在那裏，代替了綠營的地位起來跟太平軍作戰。湘軍陸軍是以長於守硬寨打死仗著名的，也是一個善攻善守的軍隊，和太平軍剛好是個敵手。而其水師戰鬪力尤較太平軍水師爲強，所以不久太平軍水師就被撲滅了，於是雙方在長江上的地位便倒轉過來：從前本是太平軍獨佔江面，封鎖敵人的，現在卻是敵人獨佔江面來封鎖他。在這種情勢之下，雙方仍用陣地戰的戰略，則決定兩軍勝負的關鍵不僅在於看兩軍攻守戰鬪力的強弱，而尤在於看兩軍物質條件如何：後方軍費源源接濟者勝，後方被隔斷，接濟斷絕者敗。因爲作陣地戰的戰鬪，往往不是旦夕可以速決。

的，攻人堅壘固不是短期間所得而攻下，而死守據點者尤須長期的持久的抵抗，倘後方接濟斷絕，在攻堅方面，則攻者不得不因軍費竭缺而引退，在守據點方面，則守者也必因糧盡彈絕而被攻陷。這時候，在長江上游，太平軍是取守勢的，他在武漢、九江、安慶幾個據點上建築有堅深無匹的防禦工事，配置着宏厚的兵力，在那兒作頑強的死守以屏蔽天京。（即今南京，爲太平天國國都）敵人則從上游取攻勢攻下，敵人每次向他進攻每一個據點，都先用水師隔斷他和下游的連絡，斷絕其接濟，然後以陸軍合圍。太平軍的防守，是強固無比的，就中如林啓榮的守九江，葉芸來的守安慶，其堅忍不屈，論者比之唐張巡的守睢陽。但是，到了他們困守孤壘，糧盡彈絕了，他們也只好與城俱盡。這個時候，太平軍在長江上流與敵人作陣地戰的據點死守，對他是不利的。

到了末期，情勢更惡化了。一方湘軍自攻下安慶後，東南要隘如蕪湖、廬州、寧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等地都爲所佔，水陸大軍進圍天京。一方淮軍興起於上海，從蘇常一路攻來，淮軍出自湘軍，他保有湘軍的守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他又接受西洋新式陸軍的影響，用洋槍洋礮，並用西洋教官訓練軍隊，他的攻堅的戰鬪力，尤爲前所未有。同時，還有一件最關雙方勝負的大事，就是湘、淮軍

都有一個經濟中心做根本，湘軍以江西爲根本，（初以湖南爲根本，既克九江，又以武漢爲根本，及克安慶，復以江西爲根本，）淮軍則以上海爲根本。這兩處地方，戰事久停，日復繁榮，故湘、淮軍的軍費得以源源接濟不窮。至於太平軍所據兩江地方，則因連年大戰，民間逃亡，田畝拋荒，軍費無所出。其時百萬大軍都爲飢寒所困，即使據點不致有被敵合圍的危險，也只好坐成餓殍，而況敵人的進攻又那樣的一天天的加緊。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就是在長江下流也不能再採用陣地戰的了。

從上所述，我們看出太平天國的戰略方針，應該有三個轉變：在初期，用陣地戰對他是有利的，所以這時期他採用陣地戰略是適宜的。到了中期，他在長江上游情勢已經不同，便不能僅用據點死守的陣地戰，而必須配合靈活的運動戰，在據點外，取攻勢的防禦，然後才可以打破敵人水師的封鎖與陸軍的包圍，以求與後方聯絡而爭取軍費的接濟。到了本期，則連長江下游一切據點也都不可守，而應該全盤改用運動戰的戰略，全軍北出中原，東連捻軍，西連回軍，直如西北以爲根本，而以中原爲戰場，與敵週旋於廣大的戰區上面，然後才是救亡的上策。關於太平軍中期與末期的戰略必須如此的改變，方可以應付新環境，在當時太平軍中是有人看得出的。當咸豐十一年（一八

六一）安慶初失的時候，太平軍主帥英王陳玉成部下有個傑出的將領叫做賴文光，他向玉成上了一個條陳，便是主張一方要顧存天京以爲根本，一方便應該配合靈活的運動戰以進攻敵人，然後失地方可圖恢復，天京方可永期鞏固。他後來在他的供狀裏自述說道：

辛酉十一年（即咸豐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案張爲張樂行，苗爲苗沛霖，張爲捻首，苗則爲介於捻與民團之間的一個武力集團，）以顧京左，須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之時，可圖恢復皖省，俾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國藩如神明，視楚軍（即湘軍）爲熊虎，是以英王不從予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此乃英王自取禍亡累國之根也。

文光所謂『奇兵』，乃對『正兵』而說。原來奇正乃中國向來兵學上一個戰鬪原理，其言出自孫子，註云：『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日人尾川敬二說：『正是戰鬪的常則，如正攻等，奇是戰鬪的變則，如迂回等。』北村佳逸說：『奇兵尙神速。』（註一）所以奇兵是避免正面的作戰，而專以神速的行動採用迂回的戰術來襲敵所不備的，其理論與今人所說的運動戰相類。文光主張防守

天京，必須兼用奇兵以進襲敵人，這便是有意的要以運動戰來配合陣地戰的一個大建議，而不是一時權變的救急的策略。文光在武漢、九江、安慶相繼失守之後，才建議採用這個戰略，未免遲了，然而當時安慶雖失，而天京門戶尚固，另一方面，天京附近兵災未重，民間還有耕種之樂，軍費也有來源，要用這個戰略來固守天京並用以恢復失地，是還來得及的。爲了要說明這個戰略是應付這時候環境最有效的軍事政策，我們可以舉出曾國藩一段批評來做證明。這就是咸豐十一年陳玉成、李秀成救安慶之役的事。先是安慶自上年給湘軍合圍，玉成等屢次興大兵往援，都不得解圍。至是年春，他們改變戰略，不與敵壁壘相對的戰於安慶城下，卻把戰線延長到千里以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在那條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第一次與敵人展開高度的運動戰。其目的欲牽動圍困安慶的敵人，使安慶城圍不戰自解。當這個運動戰展開之初，就使曾國藩震懼起來。我們讀他給他的兒子紀澤的家書，便可以知道他說：

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處，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處，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

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註二）

敵人稱贊他們這個戰略爲更狡更悍，感到困難，祇好咬緊牙根來應付，實際上敵人已將陷入被動的地位，此時所以還未被牽動，不過由於曾國藩的過人的堅忍卓絕的定力來鎮壓着軍心。如果當日太平軍堅持的運用這個戰略，則敵人兵少防多，且江、鄂都爲其根本，軍費所從出，終必被迫牽動。乃陳、李對這個戰略，並沒有深切的認識，一試不應，便自動的放棄去，而回軍再到安慶城下來和敵人主力硬幹，遂反爲敵人所乘，安慶城陷了，援軍也敗挫了。陳、李對於自己運用的戰略的得失還如此的毫不自覺，他們如何會採用賴文光的建議，到了末期，在主帥忠王、李秀成的軍中，（時陳玉成已死）有個會給滿清方面統常勝軍後來轉到太平軍方面來的美國人 白齊文（Bugbyne）他看出當時太平軍死守蘇、浙自陷危亡的情形，因勸秀成盡棄蘇、浙各據點，斬伐兩省茶桑，焚燬廬舍，然後并合全軍，轉戰直趨北方，用秦、晉、齊、豫上游中原的形勢以控東南，其地爲湘軍水師兵力所不能至，乃可以得志。秀成也不用其謀。（註三）在陳、李救安慶的時候，即到了賴文光建議的時候，如果太平軍用運動戰來配合陣地戰的戰略，還是可以挽回戰局的，而陳、李不變故策，結果，便把這個時

機放過了。在白齊文獻議的時候，太平軍如果完全放棄陣地戰改用運動戰，用以自救，即用以制敵，他還是大可有爲的，而李秀成仍不變，結果，便把這個最後的時機也放過了。我們不能不說這是陳、李二人的愚昧。他們都爲陣地戰的成見所膠着，而不知因時制宜的改變戰略，雖明知處於不利的境地，而仍用陣地戰與敵人爭一城一池的得失，到後來，人地同歸於盡，長江沿途幾十個城邑一個個的被敵人攻下了，幾百萬大軍，也各個的被敵人瓦解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在他的中後期，就因爲幾個軍事領袖們固執不變的應用這一個不能適應環境的陣地戰略斷送了——我們至少可以說是爲了這一個因子提早的斷送去了。

捻軍是繼太平天國而起的一個革命集團，太平軍這一個戰略上的失敗，對他應該是如何的慘重的教訓！而且，我們要知道，上面所說的那個在安慶初陷時就知道向陳玉成獻議以運動戰配合陣地戰的賴文光，便是後來捻軍的一個重要的領袖。他在太平軍中，以忠言逆耳，良謀見棄，竟身遭國破家亡的悲痛，其抱憾又爲何如！所以當他加入捻軍後，他就把他這個從國破家亡得來的慘痛的經驗告訴他們，教他們明瞭爲什麼要採用運動戰，知道如何的運用這個戰略。本來，捻軍起初，